

·春节特辑·

年味是在岁月里咂摸出来的

□张 彤

话说那是2022年的年三十傍晚，日斜天暮，人车稀少，路灯次第亮了起来，“过年”这件大事似乎马上就要发生。我却在便利店的窗边见到奇幻一幕：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儿正独自坐在临窗的小窄桌前，聚精会神地看一本书。他的手边放着一桶方便面，盖上插着小叉子，徐徐冒着热气，可以想见那桶中之面正在一点点变软变糯。他的耳朵里有耳机，嘴巴上有口罩，我特地驻足细看几眼，没错，他看的正是那本《百年孤独》。

一个大小伙子在年三十这天，跑到便利店里边看《百年孤独》边等待方便面泡软，这个场景实在是不一般，像是摆拍的。可是，我前后左右观察一番，并无摄影团队，可见这是这小伙儿的自主行为。我又揉了揉眼睛，细看一番，没错，这是实实在在的事，并不是幻觉。

这个便利店离我家挺近，我不时路过，几年间几乎每次到这里都会想起那天看到的一幕。我也禁不住猜测，是何种机缘成就了这么一个奇幻的画面。也许他只是觉得过年时家里太热闹，出来讨个清静；也许他这一年要留在公司值班，没法回到外地的家，这天又无事可做，索性在这里看会儿书；还有一些我猜不到的“也许”，因为过年这件事十分盛大，在便利店的窄桌上泡面看书便显得有点不合时宜，更何况，他看的是一本孤独的书。

但我转念一想，其实对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，过年还算不上是什么重要的事。我想起自己二十来岁时，对同事口中的“忙年”一词是非常不理解的。过年有啥可忙的呢？从前一过年就没有卖东西的，吃喝都得提前准备下，那时，市场经济已经很繁荣，超市大年初一都开门，也没必要备太多年货。到了现在就更别提，盒马、美团全年无休，只要你想要，蓝盔的蓝盔的骑士们准点就给你送家门口了。有啥可忙呢？

可是心里这么想着，年龄一年年地长，现在到了年根时如果不忙起来，竟然不踏实了。去年，看着大家都在忙，我也跟着忙活了一阵，去市场上买了许多新鲜蔬菜，放进贮藏室里，结果过了一个年，家里也没做几顿饭，等到再想起贮藏室里的菜时，蒜薹已经开了水仙那么大的花，而放在盒子里的芹菜都自行水解又风干，打开盒子，只看到一条条浅浅的水渍，像白巫纪的化石一般。

尽管如此，还是得忙，因为不忙起来心慌慌。据我观察，许多人其实与我一样，在“忙年”这件事上，都是为了解决心慌慌的问题。过去的一年不容易，即将到来的一年还有的是麻烦事，新旧交替之际，搞个红红火火，既是给过去一个交代，又是给未来一个暗示。我曾看过一本关于脑科学的书里说，人对未来没有把握的时候，就需要让自己忙起来。虽然忙起来未必有什么结果，但是躺平是一定没有结果。忙起来就踏实，

而往往忙着忙着，日子就真的红火起来了。这就像许多人热衷跑步，开始时，可能只是为了解决长期伏案带来的不适，或者是为了减肥，而等到真正跑起来，发现奔跑本身就成了唯一的意义。所以，为了日子红火起来，到了忙年的时候，就应该忙起来。

过年是一个热热闹闹的事，一个人待在便利店里看书，显然不成体统。但是我想到这个场景时，不禁又对这个素昧平生的小伙子有些羡慕。无年可忙，说明无事必须他操心，相信再过许多年，小伙子成家立业，他的父母年龄也大了，孩子越长越高，可能青春叛逆，如果再遇到所从事的行业下行，自己在过公司里有个一官半职，那到了过年时，你拿鞭子打着他，他也不可能再跑到便利店里看书了。想到这里，我便在心里写了几句话送给他：多年以后，面对忙乱的除夕，他会想起那个在便利店里吃泡面的春节吗？

我们这一代写作者多对《百年孤独》有独特感受，书中的箴言也常冒出来，比如有一句话说，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，以往的一切春天都无法复原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每到了过年的时候，人人都喜欢写文章。今天如果我们启动AI，生成一篇关于过年的文章，它百分之百要提到除夕夜的鞭炮，十岁那年妈妈给做的一件不合身的新衣服，要离家那年，父母给张罗的那顿年夜饭。这些回忆大同小异，主题就更加雷同——过去的年真有个年味，现在日子好了，天天都像过年，可是过年的味道却没有了。

过年的味道在哪儿呢？有一次春节前，我与几位艺术家一起到南方出差，那次去的时间挺长，回来的飞机上，每个人都在说过年的事。过年最重要的事就是吃，艺术家们山珍海味啥都吃过，但回忆起来，得票最高的居然是“炸过的刀鱼，第二天再炖鲊”。过年前，家家都会准备一些“炸货”，炸丸子、炸麻花、炸鱼，从前没有微波炉和空气炸锅，再要加热时就一炖了之。按说炸货图的就是一个脆，上锅过了水汽，面糊就塌了，如果反复炖上几次，还像起了水泡，品相不好，味道也与刚出锅时不是一回事，有啥可想念的？懂美食的艺术家大摇其头，他说炸鱼再蒸之后，淬去火气，别有一番味道。有的餐馆里已经专门开发这道菜，叫青蒸香炸带鱼，通过清蒸，将炸油融入汤汁里，鱼的味道口感均十分奇特。他虽然说得头头是道，但我相信餐馆里的清蒸炸鱼并不是记忆里的味道。味道也是一种复杂的感受，除了口舌唇齿之外还有场景与心境。过年吃“鲊鱼”都是小时候的记忆，回忆起鱼时，多半也回忆起彼时的家。从前没有谁家能做到鱼现炸现吃，为了省火省油，都是一次多炸一些，再吃便炖，那日子其实跟今天没法比。但日子再难也是父母的事，小孩儿到了过年时，都只是高兴，所以那炖过的炸鱼其实是与没心没肺的童年链接在一起的，只

能怀念，没法复刻。

我也常想起儿时的年。我的父母都是中学老师，对我们来说，其实一放寒假就开始过年了。我家出门就是学校的田径场，时常人声鼎沸的运动场上此时空无一人，如果再下上一场雪，对面走过来几个行动缓慢、穿着臃肿的邻居，那就完全是丰子恺画里的年。空旷的操场是我童年的画布，许多回忆都印在这块椭圆的画布上。我时常在这里把“窜天猴”横着放，点燃之后，火焰拖着长长的青烟，划出一道抛物线，在远处啪地炸响，跟想象中的导弹差不多。邻居家孩子比我更能闹，他曾经约我一起在操场上放“二踢脚”，有时插进双杠里，发出震天响，惹得邻居们纷纷出来观看。他还曾把“二踢脚”倒插进跳远的沙坑里，因为积雪融化的缘故，此时沙坑已成泥坑，“二踢脚”的第一节爆炸后，把前面的一节推进深处，几秒钟后，在大地深处传来一起闷响，软泥缓慢地拱起一个包，裂缝里则升起一缕缕的细烟。那些细烟看得我目瞪口呆，马上开始模仿，可惜软泥这东西，一摊一个样，终于我被炸了一身的泥水，等待我的自然是一顿奚落。

初到报社做记者时，每到春节来临之际，都要想方设法到央视去看春晚的彩排。春晚的带机彩排有好几轮，开始彩排时各个节目的时长还没有最后确定，导演也偶尔会让节目停下来，现场修改，所以彩排过了中午就开始，排到晚上十点也属正常。记得有一年，我采访完彩排，走出央视的大门时，正好下起了大雪，赶紧拦了一辆车回酒店。出租车师傅一路上跟我聊，说拉完这一单，就收车了，老婆已经点上了锅儿，羊肉都是现成的，再来瓶“二得子”，美！师傅说着看了我一眼说：“二得子”就是二锅头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前特别喜欢跟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聊天，但这时饥肠辘辘，只盼着他赶紧结束关于涮肉的话题，便随便点了点头。车到酒店，看着黄色路灯下飘飘洒洒的雪花，在红红的映衬下，十分凄迷。那次春晚的第一个节目是一首叫“把春天迎进来”的歌，大概是因为开场准备不足，这首歌的开头唱了好几遍才继续下去，所以，那旋律一直在我耳边萦绕，与眼前的雪天形成对照。那时我才二十出头，还没想过成家的事，但是这一瞬间却让我认真地想了一会儿家的含义，我想，所谓的家，就是过年时大家一起看看春晚，下雪天，生起火来涮羊肉喝“二得子”的地方呀。这是最寻常的事，却又是最重要的事。

在一个家里，一年到头，没有比过年更大的事。过年又是一个系统工程，家人要团聚，老人孩子要开心。过完了除夕初一，还要串门走亲戚，家里忙活完，老同学老同事还得聚会一番。从前觉得这是寻常日子，平淡得乏味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终于知道了日子的滋味，年的滋味就藏在这寻常的日子，平淡的时间里。

春节与年

□江 丹

春节将至，天地喜庆，人间向往。春节是来年的新生，是明天的起始，是美好的憧憬。春节的日子里，有春晚，有祝福、有聚会、有红包，有合家团圆，也有岗位坚守，到处都是和谐，到处都是精彩。春节一到，上年的不顺都将挥去，来年的愿景接踵而至。

我有时想，这样的春节，似乎有些千篇一律。随着年龄逐渐增长，竟对春节逐渐淡忘。而对年的回忆，却愈加深重、愈加浓烈。对春节的期待，已满是对年的回忆了。

回忆，在除夕的旅途中闪现，在年夜饭的蒸腾中闪现，在噼啪鞭炮的鸣响中闪现，在磕头作揖的拜年中闪现，在数着指头走亲戚中闪现，在暖煦微醺的炕席上闪现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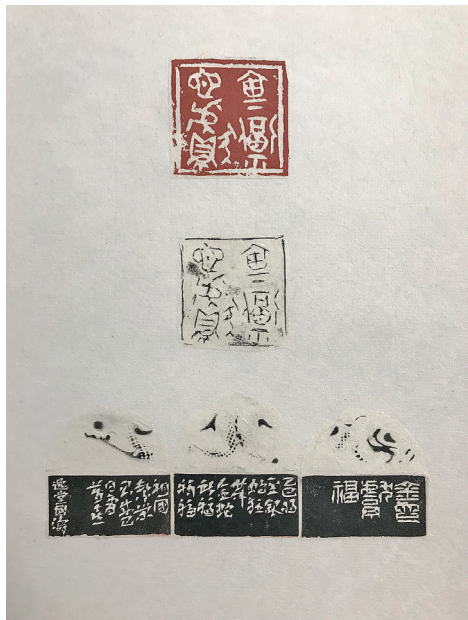
最有趣的回忆，是少时的回忆。在那久远匮乏的年代，任何一项简陋的活动，都能积攒起无穷的乐趣。任何一项跟在大人屁股后面的仪式，都呈现出困乏和难以忘却。而现在那些过年中的项目活动、家务仪式，似乎都不需要了、被扫除了。凡是缺失的，都统统进入了回忆里。

回忆甚至也包括，那过年时满载而归的急迫和喜悦。有哪一个子女，不想把自己一年的成就和收获，展现在父母面前。其实，那满桌子由父母和儿女精心撮掇拼凑出来的年夜饭，比起平日酒肆里的饕餐盛宴，肯定逊色不少。但这年夜饭却是传统味道、集体劳作、山珍海味的集大成者，是一大家子几十年来的家风传承。

最值得回忆的，是对人的回忆。尤其对逝去至亲的回忆，在过天的日子里最是强烈——这无关乎年代远近，一切都会浮现，一切都会栩栩如生。这回忆又总是由近及远，那些最终的痛苦和折磨，始终会第一个跳将出来，萦绕着纠缠着，将你的大脑和心脏紧紧捆扎在一起，直到清然之后才会释然。

始终回忆，是不可取的。它会让你心思陈旧、因循固执、不求进取。就像“年”这只猛兽，过去我们供养它，单食壶浆，备好酒内，放置门外，直到初一早晨“年”饱餐后，才会扬长而去。现在，我们身板硬了，不怕“年”了，敲锣打鼓一阵响，把它赶走就是。

我们得一切往前看，快乐过好每一个春节。美好的事物总在前方，总在明年。它们叫作“新春”。



■释文：
金蛇献瑞。
朱国涛 刻



■《蛇来运转 行稳致远》
姜平林

春节的气味

□王 湊

我们这个春节每天都散发着各种气味。哪种气味最受人们关注，又是哪一天的气味最令人难忘，最为美好？华夏儿女的回答，一定是春节。

春节的气味是浓香的。在传统的农耕社会，有粮吃、能吃饱就是最大的幸福，风调雨顺就是最美好的心愿。“尝闻秦地西风雨，为问西风早晚回。白发老农如鹤立，麦场高处望云开。”古老的岁月里，有多少人在热望，在祈祷。春回大地对渴望温饱的人们来说，充满了期待与憧憬。如今，中国式现代化，拥有了最可靠、最深厚、最持久的力量源泉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没有衣食住行的忧虑，没有“靠天生存”的担心。当春暖花开时节到来，当大地一片生机勃勃，当黄土地里长出了绿芽，当丰收的景象展现在面前，天空中便会飘洒着浓郁的气味。那是一颗颗果实散发的醇香，那是一株株果树带来的醇厚的甘甜，令人愉悦，使人心醉。四季春为先，春节是希望的源头，365天的驱动力。美好的一年召唤着人们昂首阔步，走得坚实，有力量，有风采，有底气。

春节的气味是甘甜的。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。吃饺子、吃汤圆，喝美酒，尝美食。年夜饭本身就寓意着团团圆圆，和和睦睦。祖先们的祈祷、祭祀、祭拜、歌舞以及礼乐，最终都是归结到“和美”之上。世界上幸福的事，莫过全家人欢聚在一起。春节，像一盏明灯，一座灯塔，一面旗帜，召唤和吸引着天南海北、世界各地的亲人向“家”的方向聚拢。春运的飞机、列车、轮船、汽车，加之个人的私家交通工具，在春节前夕，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在风淡云清的天空中，碧波荡漾的大海、江河里，以及蜿蜒曲折的高架桥、高速路上。再辛苦，无人叫苦；再疲惫，无人喊累；再憋屈，无人抱怨。人们的心思、目标、愿望就一个：回家。一想到家，心窝里流淌的一定是美满、甜蜜，眼前呈现的必定是熟悉的院落、清秀的山村和温暖的居屋。家虽相隔“万水千山”，但一直就在眼前，在魂牵梦萦的思念中，在刻骨相思的挂念里。当推开家门的那一刻，当见到亲人的那一瞬间，当全家人相拥在一起的动人一幕出现，当在热气腾腾的饭香中团团围坐，共同举杯告别昨日，迎接明天时，多少人的眼睛里饱含着激动的热泪，又有多少人的喉咙里滚动着炽热的话语。此时此刻，无数人的感受化为一体：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温馨，如此的甜美！

春节的气味是清新的。春节一派喜气洋洋，大地焕发出一

片新气象。人新，大人孩子一夜间似乎都换了模样。脸上荡漾着幸福，浑身散发着快乐。新衣服新鞋子，干干净净，利利落落，让孩子们显得更有朝气、愈加可爱，让老人们显得更有精神、愈加健康。家新，窗明几净，一尘不染，红红的“福”字贴在门上，精美的剪纸贴在玻璃窗上。满屋的亮堂，满眼的喜庆，生活的信心大增，美好的前景更令人心驰神往。环境新，出门到处是一片春意盎然，鲜花绿植遍布在街头，红红的灯笼、充满喜气的中国结挂满大街小巷。整洁干净的马路上到处是欢声笑语；丰富多彩琳琅满目的商场、超市人头攒动，欢腾的气氛弥漫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。

春节的气味是鲜美的。不管是风清日丽，还是雪花飘飘，也不论是寒风习习，抑或云雾缥缈，春节在人们的眼里永远是最鲜美的。陆游曾在除夕之夜写下：“北风吹雪四更初，嘉瑞天教及岁除。半盏屠苏犹未举，灯前小草写桃符。”春节，人们把周围的世界装扮得艳丽无比。吃的穿的用的玩的，都赋予了崭新的内容，连馒头都做成了“艺术品”，委婉而巧妙地折射出人们欢悦的心境，更不要说那一幅幅浸透着美好祝愿的“福”字，一张张充满智慧和文气的对联，以及展示着各种意愿的剪纸、年画，还有欢腾不已的舞狮队，踩高跷，跑旱船了。视觉里产生的靓丽，令人喜爱，令人醉心，更令人对未来寄予了无限美好的想象。



■《2025金蛇献瑞》 孙娟娟



新年是人间烟火里的一抹嫣红

□董芹芹

一进腊月门，年味儿就如同一坛开封的老酒，醇香在空气里四处弥漫。火红的色泽成为生活的主基调。新年从远方赶来，风正吹向春天。地丰盈，万物灵长，世间的一切充满着希望，温柔而热烈。

年味最浓的乡村。乡村是无数人的根，是我们心灵温暖的港湾。那里浸润着人间烟火，那里充满了欣喜与期待。寒冬腊月，老宅在呼啸的北风里守护着村庄，大红灯笼高高挂，红色的光芒在水影里晃动，映照出人们的笑容。大红灯笼是新年里明亮的眼睛，也是中国年里最浓重的一笔。我爱这样的光影，这样的晃动，这样的中国红。它和红红的中国红的新年旗袍相映成趣，把我也融入了红色的海洋，在光影里不期入梦，一帘旧影，一枕新年。

如果说新年是一幅画，那么办年就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赶大街集、买年货是大人孩子都向往的事。集市上，人人来往，熙熙攘攘，吆喝声、叫卖声连成一片。烟花爆竹、灯笼年画、烟酒糖茶、鞋帽衣袜摆满了集市。卖春联、灯笼、福字、挂历的应有尽有。红红的糖石榴连成一串串，仿佛串起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冀与礼赞。各种炸货冒着热气，在油锅里沸腾着，有些父老乡亲边走边吃，嘴角溢满了新时代农人的幸福。那些散落在乡村时光里的温暖，穿过岁月的窗棂，抚慰着每一个人的心。那时，一些游子像候鸟一样地归家了，带着一年的收获，带着对故土的眷恋。集市上，久违的熟悉的面孔总能不期而遇。临近年关，家家户户在家里忙着杀猪过年，炸炸货，做豆腐、包包子、做馒头、蒸年糕、熏烤鱼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一家人一起欢欢喜喜地贴福字、贴春联、贴红窗花、挂红灯笼、做年夜饭、喝老酒、打红色的中国结、放鞭炮、剪纸、贴年画、请神、祭祖、守岁、拜年。红红火火，欢欢喜喜，张灯结彩，忙忙碌碌，碌碌忙忙，不亦乐乎。家被装扮得通红一片，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。时光安静地往前流淌着。

除夕，围炉守岁。一家人坐在一起，灯火可亲，人更可亲，边欣赏春晚，边品尝美味佳肴，举杯共饮，无拘无束，谈笑风生。这样的夜晚，围炉夜话，其乐融融。我想这样的时刻，一年来为了生活而奔波的所有疲惫都烟消云散，所有漂泊的灵魂都有了归宿。一年的希冀、一年的拼搏、一年的经历、一年的相遇、一年的悲喜，所有的一切都已看过云烟，成为历史；所有的情绪都有了安放；所有的乡愁都在这个瘦小的村庄里融化成水，荡然无存；所有的泪水都带着喜悦，一去不复返；所有的拥抱着那么充满着力量，孕育着希望；所有的“干了这杯酒”都那么充满了真诚，朴实无华；所有的委屈都在亲人宽大的怀抱里安睡，大爱无疆；所有的团聚都充满了喜悦和祥和，飘出院子。

新年，是春天的翅膀，雪也是。“瑞雪兆丰年”预示着新年的好彩头。有时，天空会飘起圣洁的雪，整个村庄会被雪覆盖，犹如棉絮般的洁白，洋洋洒洒地飘荡着新年的喜悦

新年，是日子打了个结。新年，是一场盛大的仪式。新年，是孩子们甜甜的祈盼。新年，是大人们心灵的一场远行与放松。

新年是喜悦，是团聚，是祝福，是祥和交织的重要节日，是烟火人久别重逢后的喜悦，是人间烟火里的一抹嫣红，是人们对美好生活期待的起点，是流动在中华民族血脉里的传统文化。

新年，是岁月里开着的一树繁花。风一吹，便暗香盈袖；用心回味，便能装帧成一幅长长的优美画卷。